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签署行政令,公布69个贸易伙伴输美商品所适用的关税税率,在美国国内及国际上引发反对和质疑。请专家对此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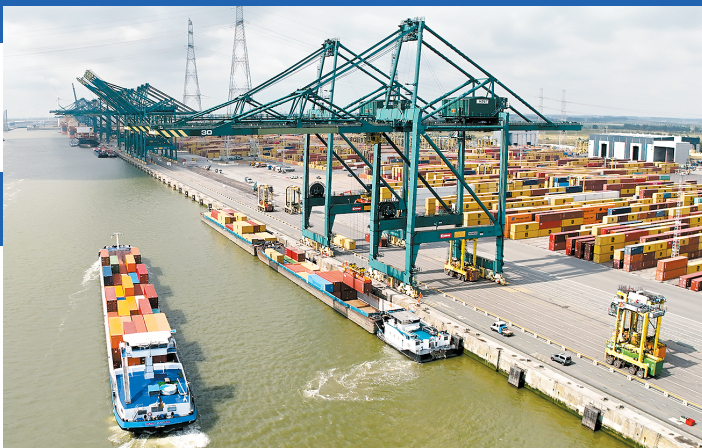
——编者



徐明棋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美国关税战进入新阶段 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



▲ 巴西民众抗议美国加征关税

▲ 比利时港口堆满出口货物集装箱

图 IC

截至5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主要贸易对象国,包括英国、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以及欧盟都先后达成了关税协议。对中国和墨西哥则再次延长90天实施“对等关税”,对加拿大《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之外的商品实施35%惩罚性关税。特朗普还宣布对其他没有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将普遍征收15%到41%的基础性关税。

特朗普及其幕僚们沾沾自喜,认为极限施压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从美国经济和美国民众的福利视角看,特朗普真的赢得了关税战吗?

关税率创战后新高

经过特朗普出尔反尔的威胁施压,美国对所有贸易对象国宣布实施的进口商品关税率已经提高到战后最高水平。目前美国的有效关税率高达17.3%,是1933年大萧条时期17.5%关税率以来最高水平。而特朗普1月再次入主白宫时,美国有效关税率仅2.5%。

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25年1至7月美国关税收入为125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48亿美元增加702亿美元,同比增长率130.9%。对此,特朗普及其幕僚竭尽所能自我吹嘘。但是,这并非关税战的全部真相。

根据德国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的调查,超过55%美国民众并不了解关税是对进口商的税收,错误地认为是出口商支付关税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被嫁接到消费品价格上,不满情绪就会在美国蔓延。

美国提高关税率所得到的关税收入虽然有了明显增长,但是与原先估算的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仍然相距甚远。而美国的整个税收2024年为2.4万亿美元,关税收入占比不足2%;2025财年预算赤字高达1.865万亿美元,关税收入增加额对弥补赤字也是杯水车薪。

特朗普还设想用高关税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但是逆差不降反升。2025年上半年美

国货物贸易逆差增加到69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7%。因此,特朗普通过高关税想要达到的弥补财政赤字和减少贸易逆差的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

将使美国GDP收缩

随着关税率提升,关税的价格效应正在呈现。美国今年1至7月零售商品中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2%,而国内商品价格只上涨了1%。在亚马逊网站上,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更是达到了5.2%。

对于关税对美国的影响,众多机构预测不一,但是一致判断将导致美国GDP收缩。美国税收基金估算,15%和20%关税将使美国GDP分别下降0.6%和0.8%。耶鲁大学测算,目前的关税税率将导致2025至2026年美国GDP损失0.8%,至2035年每年损失0.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报告中将1月预测的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2.7%下调到1.8%。7月报告因美国与主要贸易对象国达成的协议使关税率有所下降,而将增长率上调了0.1%,但是1.9%的增长率与2024年的2.8%增长率相比,仍然明显减少。

美国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99%,但是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大幅度低于预测,尤其是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13.9万和14.7万的初值被修正为只有1.9万和1.4万,未来经济的疲态非常明显。这也导致特朗普大怒,将劳工统计局解雇,引发对美国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担忧。这恐怕也是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连带负面效应。

美国信誉遭受重创

世界经济因为美国的关税遭受重大冲击。IMF 7月预测的202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比年初预测的3.2%下调了0.2个百分点,比2024年的增长率3.3%下降了0.3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2.3%,比年初预测下调了0.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高关税将导致全球贸易下降,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0.2%,比年初预测的增长2.7%整整下调了2.5个百分点。

更严重的是,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的关税政策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导致美国信誉受损,也使得贸易和投资的前景高度不确定。WTO认为美国“对等关税”最坏的情况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下降1.5%,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更为严峻的冲击。目前特朗普又宣布对进口铜产品征收50%关税,未来还可能对新的行业和产品征收高关税,而且这些新的高关税并不受与贸易对象国达成的关税协议制约。这就导致美国的贸易对象国即使签订了协议后,仍然面临特朗普不受约束、随心所欲的新的关税威胁。一些国家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反制,贸易战硝烟很难完全消散。

关税的不确定性还导致投资不振,联合国贸发会6月发布的《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将因为关税、利率、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紧张等因素继续下降。美国国内的私人企业投资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环比下降18.7%,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9.7%。特朗普看重的制造业产值第一季度环比下降1.31%,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上季度的9.9%下降至9.7%,制造业回流迹象尚无踪迹。

重构稳定贸易秩序

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美国的市场优势和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强势地位,单方面对贸易对象国施压,完全违背战后由美国牵头建立的基本国际贸易秩序,违反WTO基本规则,世界各国都表示反对。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少国家不得不接受特朗普政府的不平等关税协议。这将对国际贸易体系和稳定的世界格局造成巨大伤害,使得倚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国际关系中抬头,一大批中小国家面临更加艰难的发展困境。

在这样国际风云突变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坚定地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南南合作。这既是中国构建稳定的外部环境之所需,也是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如果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能够一起抱团,通过更多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来维护基本国际贸易秩序,同时在WTO框架下的诸边谈判机制推进更多领域的诸边自由贸易安排,就能够克服美国高关税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破坏,平息更多国家用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来对国际贸易进行单边主义干预的冲动。因此,世界经济需要各国共同行动,构建新的稳定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



日本政坛“右倾民粹化”动向值得警惕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廖靖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社会不满引向外部

日本政治的民粹化趋势体现在政党与选民、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

部分右翼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票、扩大政党影响力,刻意迎合社会底层的焦虑情绪。他们通过媒体宣传和舆论动员,将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和经济困境归咎于在日外国劳工、游客、移民甚至周边国家,从而将社会不满由内部引向外部。

参政党的崛起,既体现了当下民粹主义的“新特征”,也延续了日本右翼政治的“旧传统”。可以说,它是右倾化与民粹化的集中体现,用“右倾民粹化”概括并不为过。

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综合考察右倾化的长期性与民粹化的现象性,日本右倾民粹化的走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在民粹主义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传统上支持自民党的保守选民可能转而支持参政党等带有民粹色彩的在野党。参议院选举后,各家媒体出口民调显示,受到自民党“黑金”丑闻和首相石破茂自由派立场影响,不少保守派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参政党等在野力量。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认同这些民粹政党的理念,而是对当前自民党的政策或石破茂其人不满。

第二,参政党等民粹型政党可能与自民党,特别是自民党中的右翼势力合流,推动自民党向民粹化方向转变。一般认为,自民党虽属保守政党,但并非典型的民粹型政党。然而自“黑金”丑闻爆发以来,自民党支持率持续下滑,在某些政策立场上不得不迎合选民情绪,甚至主动向民粹主义靠拢。考虑到当前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皆属少数派,自民党可能在具体议题上寻求与在野党合作,参政党可能

成为潜在合作伙伴。

第三,受“美国优先”等国际民粹主义影响,日本民粹主义或将进一步壮大。欧美民粹势力对日本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子曾自诩为“日本特朗普”。在特朗普持续影响美国政治的背景下,日本国内潜藏的排外情绪有被进一步激化的风险,民众或将在未来的国政选举中给予参政党等民粹政党更多支持。

不利中日关系改善

虽然参政党等民粹政党在公开表述中强调“排外主义”,但其实践中最主要的排斥对象无疑是在日中国人。

目前在日本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比例接近四分之一。在媒体报道、国会讨论甚至中小学教育中,针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日益强化。在日华人群体被边缘化、妖魔化,对华友好的社会基础也在逐步流失。尤其是中国留

学生,近年来受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氛围的影响,赴日意愿和难度都出现了消极动向,日本文部科学省也随之取消了对在日外国博士留学生的补贴。

此次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参政党,其核心纲领包括恢复天皇主权、沿用战前《教育敕语》,强调“优良传统”和“爱国心”等。这种极端复古的思想与现代民粹政治结合,构成了对现行日本体制的系统性挑战,也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进一步右转埋下隐患。中日之间本已脆弱的政治互信,可能因此进一步受损。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将举行包括阅兵式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纪念活动。而日本右翼势力可能加大宣传攻势,借机煽动民粹主义与排外情绪,逼迫执政党在历史认知与对华政策上进一步右倾,这将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增添更多不确定性。